

经贸合作专题

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 调整及其影响*

谢慧敏 李春顶 邢泽蕾

内容提要：受美国经济增长疲软、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中美大国竞争博弈等内外部叠加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显著提高了对拉美的重视程度。本文全面梳理了美拉经贸关系的变化，系统回顾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不同时期对拉美经济战略的调整及其动因，研判未来发展定位和趋势。通过构建一个大型数值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对《美墨加协定》、“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及美拉合作深化、中美拉合作与博弈关系调整三种情景的经济影响进行量化模拟分析。研究发现：美国与拉美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呈非对称性，美国是主要拉美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国，拉美对美国的经贸依附性更强；尽管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均大幅度调整了对拉美的经济战略，但本质上依然是“门罗主义”，秉持“美国优先”理念，试图将拉美打造为经贸上排外并依赖美国的“后院”；整体上中美拉合作与博弈关系调整这一情景“损人”且“不利己”，对全球经济亦不利。

关键词：拉美经济 门罗主义 《美墨加协定》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谢慧敏，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春顶（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邢泽蕾，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4)03-0025-26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编号：20&ZD119）的阶段性成果。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体现了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的加强与重视。《美墨加协定》（USMCA）的签署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与拉美的经贸整合。这一变化部分源自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继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向区域化发展，拉美地区因其地理优势成为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了对“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的需求，为美拉经济关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拉美国家内部的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拉美市场对于美国企业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也为美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提供了新的机遇。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加深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包括推动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援助，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政治联系，以维护其在西半球的战略利益。面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美国更加重视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试图通过增强经贸联系和战略合作，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的战略调整不仅对拉美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也同时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体系。因此，研究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变化及其全球影响，对于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探讨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的动因、美拉经贸关系演变的规律和趋势，以及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的全球影响；从实践层面分析2012—2022年美国与拉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具体表现、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具体调整措施及其效果，以及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中美、中拉以及全球经济的具体影响。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战略调整研究。美国对拉美的经济策略一直是基于其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重心在于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并在1994年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①进入21世纪，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活动普遍退潮，美洲自贸区计划也在2005年宣告失败。在2010年之前，美国对拉美的关注似乎有所减少，这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

^① 马科斯·C. 皮雷斯、卢卡斯·G. 德纳西门托：《新门罗主义与中美拉三角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48页。

该地区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①自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以来,墨西哥出口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基本没有变化,而进口贸易对美国依赖度则下滑了近1/3。^②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提出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理由是美国不仅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实惠,反而被拉美国家“搭便车”,制造业流向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直接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③为与拉美达成“更好、更公平”的贸易协议,2018年美国与成员国之一的墨西哥签署了《美墨加协定》,以期实现美国对外出口、就业机会和国内经济的增长。^④美国于2019年正式发布“美洲增长倡议”,并在此框架下与拉美国家集中开展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外学者将特朗普政府对拉政策称为“新门罗主义”,典型案例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⑤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在本质上延续了“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称“墨西哥边境以南的一切都是美国的‘后院’”,依旧排斥中国等域外大国的影响。^⑥

另一方面是关于中美拉三边关系研究。从贸易伙伴到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发展对拉美地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⑦,包括从经济合作和贸易中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⑧中国一直通过务实、低调的方式同拉美展开合作,并设法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对抗,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很难构成实质威胁。^⑨利用2003—2014年21个拉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国际贸易

① J. P. Pham, “China’s Strategic Penetration of Latin America: What It Means for US Interes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2, No. 6, 2010, pp. 363–381.

② 刘学东:《北美自贸区前景与中墨双边经贸关系展望》,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46–59页。

③ 李庆四、翟迈云:《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3–120页。

④ 刁大明、宋鹏:《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考量》,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80–94页。

⑤ 李庆四、邱龙宇:《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0–59页。

⑥ 贺双荣、思特格奇:《“门罗主义”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50–73页。

⑦ R. Jenkins, E. D. Peters and M. M. Moreira, “The Impact of China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World Development*, Vol. 36, No. 2, 2008, pp. 235–253.

⑧ L. Yu,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Latin America: A Fulcrum in China’s Ris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2015, pp. 1047–1068.

⑨ H. Li,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7, pp. 833–862.

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银行贷款、制造业出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即中国填补了美国在拉美的空白。^①然而,随着美国对拉美的投资存量和增量优势的消失,以及美国对拉美的“门罗主义”理念与拉美国家联合自强战略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中美拉三边关系更加复杂化。^②在政治层面,美国评论员往往倾向于夸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担忧。^③美国的“鹰派”学者视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为“破坏性崛起”,扰乱了由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秩序。^④2018年启动的“美洲增长倡议”旨在通过投资拉美地区的能源、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增强拉美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而制衡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⑤美国试图将中国塑造为“他者”,孤立中国并将中国挤出拉美市场,这一做法无疑是在重拾“门罗主义”。^⑥而中国邀请拉美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希望促进拉美地区的发展,以更好地实现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⑦近年来,中美两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投资的影响因素愈发趋同,投资国别和领域的重合度也在逐渐增加。^⑧因此,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应该在“美洲增长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之间谋求共同利益,找到互惠互赢的交叉点。^⑨

综上,现有文献广泛研究了美国对拉美的经济策略变化、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历史演进和中拉经贸合作的战略定位等,但缺乏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关注,特别是缺乏通过定量模型分析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之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新国际经济环境下,采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量化模拟,以求更加准确地评估

① F. Urdinez, et al.,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US Hegemony in Latin Ame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3 – 2014”,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8, No. 4, 2016, pp. 3 – 30.

② 周志伟:《如何看待中美拉三角关系中的两组结构性矛盾》,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31–34页。

③ R. Jenkins, “China’s Global Expansion and 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2, No. 4, 2010, pp. 809 – 837.

④ E. Ellis (ed.), *China on the Ground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s on the Region*, New York: Palgrave – Macmillan, 2014.

⑤ 杨建民:《试论美国对拉美的新战略:“美洲增长”倡议》,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9期,第16–21页。

⑥ 郭语:《美国“美洲增长倡议”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20–32页。

⑦ 马科斯·C. 皮雷斯、卢卡斯·G. 德纳西门托:《新门罗主义与中美拉三边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48页。

⑧ 高智君:《中美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比较——基于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的经验性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07–135页。

⑨ 宋海英、王敏慧:《“美洲增长”倡议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6期,第88–106页。

中美拉经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走向。这一方面填补了现有文献中研究方法的空白，另一方面为理解和应对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调整提供新的视角。

一 美国与拉美经贸关系的变化

2012—2022 年间，美国与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显著发展。贸易方面，美拉贸易额整体稳步增长；投资方面，美国是拉美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美国对拉美地区出台的激励政策以及拉美国国家降低企业所得税等激励政策，共同推动了美拉投资关系的发展。

（一）美国与拉美贸易关系变化

美国与拉美间的贸易呈非对称性关系，美国是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拉美在美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相对来说并不高。2012—2022 年间，美拉贸易额从 7869.07 亿美元增至 10744.15 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3.16%。整个样本期内，美拉贸易额只在 2014—2016 年和 2018—2020 年这两个窗口期大幅下降，其余阶段均保持增长。2020—2022 年间，美拉贸易额实现强势增长。美国对拉美贸易长期存在逆差，逆差金额从 2012 年的 1115.66 亿美元增至 2022 年的 1592.70 亿美元。美拉贸易额占拉美贸易总额的比重常年维持在 40% 左右，2022 年美拉贸易额占拉美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38.03%，较 2021 年小幅增长 1.03%。美拉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常年维持在 20% 左右，2022 年美拉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21%，较 2021 年小幅增长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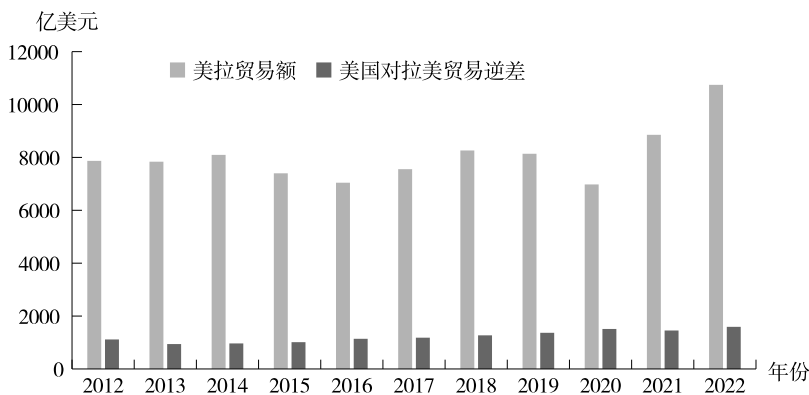


图 1 美拉贸易额及美国对拉美贸易逆差 (2012—2022 年)

资料来源：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 (WITS)，按 HS2012 口径下的四位目产品查询。

<https://wits.worldbank.org/>. [2024-0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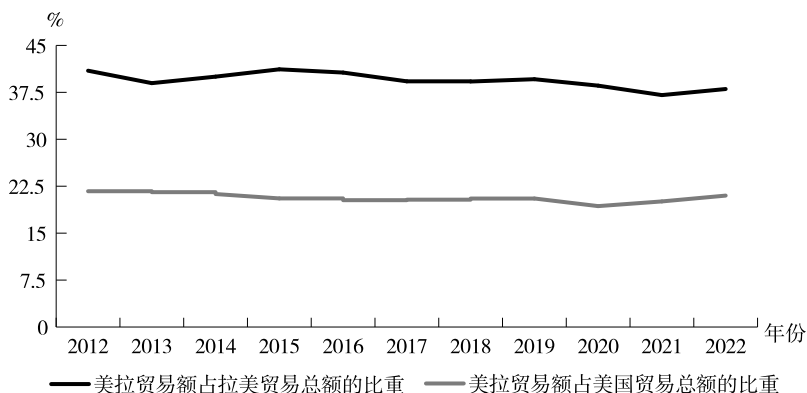


图2 美拉贸易额分别占拉美贸易总额和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 (2012—2022年)

资料来源：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WITS），按 HS2012 口径下的四位目产品查询。
<https://wits.worldbank.org/>. [2024-05-10]

从进出口流向来看，尽管美国对拉美存在贸易逆差，但美国从拉美进口的份额低于美国对拉美出口的份额。2012—2022年间，美国从拉美的进口额从4492.36亿美元增至6168.42亿美元，年均增长3.21%，进口份额则从19.75%小幅降至18.29%；美国对拉美的出口额从3376.71亿美元增至4575.73亿美元，年均增长3.04%，出口份额相应从24.98%小幅增至2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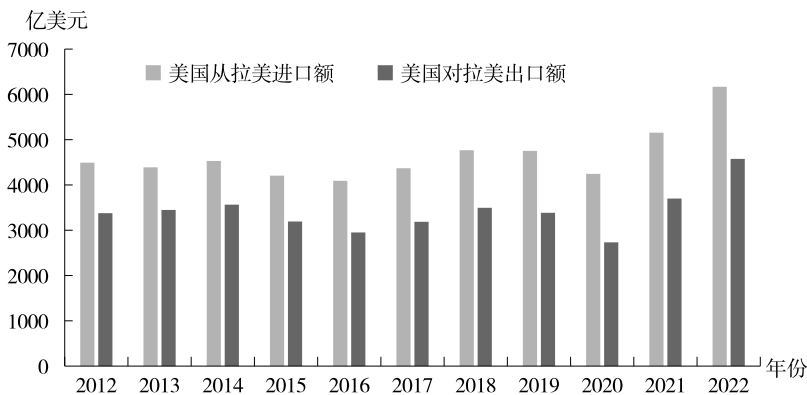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从拉美进口额和对拉美出口额 (2012—2022年)

资料来源：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WITS），按 HS2012 口径下的四位目产品查询。
<https://wits.worldbank.org/>. [2024-0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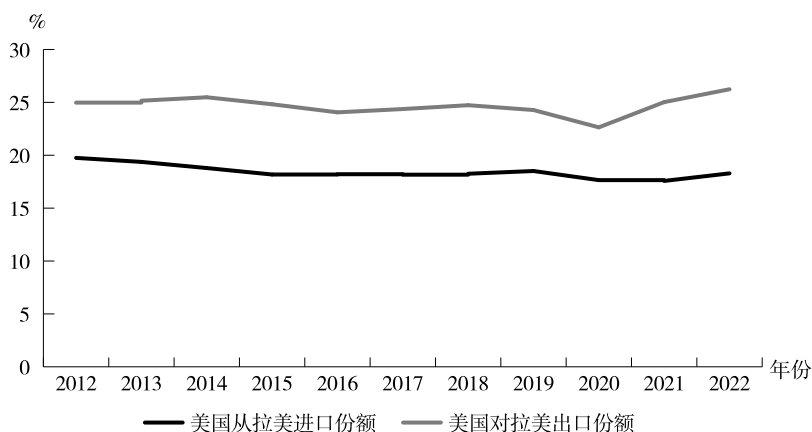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从拉美进口比重和对拉美出口比重 (2012—2022年)

资料来源：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WITS），按 HS2012 口径下的四位目产品查询。

<https://wits.worldbank.org/>. [2024-05-10]

从市场结构来看，2022年美国与拉美贸易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墨西哥、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除了哥伦比亚，其余四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均呈波动上升趋势。2012—2022年间，美国与墨西哥、巴西、智利以及秘鲁的贸易额分别从4524.19亿美元、694.38亿美元、265.62亿美元、145.99亿美元增至7150.49亿美元、877.98亿美元、381.90亿美元、218.63亿美元，年均增速分别为4.59%、2.35%、3.66%、4.10%。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贸易额从2012年的389.29亿美元降至2022年的377.14亿美元，年均降幅为0.31%。除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美国对其他三个拉美国家均为贸易逆差。2022年，美国对巴西、智利和秘鲁的贸易逆差分别为50.57亿美元、45.87亿美元和33.19亿美元，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贸易顺差分别为2033.06亿美元和10.89亿美元。

从产品结构来看，美国与拉美之间的产品互补性较强。美国主要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西进口矿产品和能源产品，从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进口热带水果，从巴西进口咖啡，从阿根廷、巴西进口牛肉和大豆，从墨西哥、巴西进口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品，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进口纺织品。美国主要对墨西哥和巴西出口机械和电子产品，对整个拉美出口化工和医药产品，对墨西哥出口玉米、大豆和小麦，对墨西哥和巴西出口汽车和飞机零部件。

（二）美国与拉美投资关系变化

2012—2022年间，流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呈波动上升趋势

势。2012—2017 年间，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由 2160 亿美元降至 1620 亿美元，随后升至 2018 年的 1760 亿美元。此后，又由 2019 年的 1580 亿美元进一步降至 2020 年的 1040 亿美元。自 2013 年以来，每年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低于 2000 亿美元。2022 年，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2246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 2021 年增长 55.2%；^① 占拉美国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 4.0%，较 2021 年增长 1.1 个百分点。

美国是拉美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从投资份额来看，2015—2019 年美国对拉美的年均直接投资占流入拉美的年均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26%。2022 年，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占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38%，较 2021 年下降 2 个百分点，与 2020 年持平。

就地区内部的南美洲来看，美国是巴西的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2 年从美国流入巴西的直接投资流量占巴西接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 24%，较 2021 年增长 15%，是巴西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来源国，仅次于荷兰。2022 年，从美国流入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占比 57%，较 2021 年增长 54%。2022 年，哥伦比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68.69 亿美元，较 2021 年增长 76.4%，创近 20 年来的最高值。其中，从美国流入哥伦比亚的直接投资占比 29%。就中美洲来看，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2022 年流入哥斯达黎加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36.73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73%，尽管其份额较 2021 年下降了 12%，但依然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美国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2 年从美国流入危地马拉的直接投资占比 19%。就加勒比地区来看，美国是多米尼加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2 年从美国流入多米尼加的直接投资占比 38%，较 2021 年增长 8%。

美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稳步发展，离不开美国对拉美地区出台的激励政策以及拉美国家内部的相关扶持政策。从美国来看，“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来促进对拉美地区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通过提供融资和政治风险担保，鼓励美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进行投资；《美墨加协定》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等方式，促进美国企业对拉美地区投资；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

^① 本节投资数据均来自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2023 年拉美投资报告。CEP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ugust 9, 2023.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entities/publication>. [2024-05-10]

(USAID) 等机构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 帮助拉美国家改善投资环境, 增强法治和反腐败措施, 以吸引美国投资。从拉美国家内部来看, 降低企业所得税占 2011—2021 年间拉美所有激励措施的一半以上, 是拉美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此外, 拉美地区的各级投资促进机构发展较为迅速, 该地区 20 多个国家设有国家级投资促进机构^①, 为拉美地区吸引美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 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调整

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均大幅度调整了对拉美的经济战略, 且政策反复多变, 但本质上依然是“门罗主义”, 秉持“美国优先”理念, 企图将拉美打造为经贸上强烈排外和依赖美国的“后院”。

(一) 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及原因

1. 奥巴马政府时期

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拉美经济战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加快与拉美国家开展区域一体化合作, 试图将拉美打造成“一体两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修复与部分拉美国家的关系, 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三是“门罗主义”回归, 成为奥巴马政府对拉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拉美外交政策的首要战略。2008 年美国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旨在加快与拉美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合作, 试图打造“一体两翼”的区域战略合作新格局。2015 年 10 月, 以美国为首, 包括智利、墨西哥和秘鲁三个拉美国家在内的 12 个国家最终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② 拉美国家中, 墨西哥是美国打造“一体两翼”的重要一环。2013 年, 美国与墨西哥建立“美墨高层经济对话”(HLED) 机制^③, 旨在深化美墨双边经济关系。这一时期, 尽管美国没有与拉美国家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但对一些重要的贸易促进协

^① C. Volpe Martincus, et al.,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ADB, 2021.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2004257/making-the-invisible-visible/2756027/>. [2024-05-15]

^② 李慧:《TPP 谈判中拉美三国的政策立场及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第 15-20 页。

^③ 贺双荣:《奥巴马对拉美的政策调整: 重塑美国在拉美的领导地位》, 载《当代世界》, 2016 年第 6 期, 第 24-27 页。

定 (TPA) 予以批准和实施。尽管《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是小布什政府于 2006 年签署的,但其批准和实施工作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奥巴马政府在 2011 年推动国会批准了这一协定,并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正式实施。该贸易促进协定生效后,美国向哥伦比亚出口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中 80% 以上都实现免税,其余关税则在 10 年内逐步取消;超过一半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实现免税,大部分剩余关税则在 15 年内逐步取消。哥伦比亚取消了进口自美国的小麦、大麦、大豆、豆粕和面粉、优质牛肉、培根、花生、乳清、棉花,以及几乎所有水果、蔬菜产品和绝大多数加工产品的关税。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估计,该贸易促进协定中的关税削减将使美国商品出口增加超过 11 亿美元,为美国增加数千个就业岗位,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25 亿美元。^①《美国—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是小布什政府于 2007 年签署的,该协议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于 2011 年获得国会批准并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正式生效。该贸易促进协定生效后,美国向巴拿马出口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中 87% 以上实现免税,其余关税则在 10 年内逐步取消;美国近 56% 的农产品出口实现免税,大部分剩余关税则在 15 年内逐步取消。巴拿马取消了进口自美国的优质牛肉、冷冻火鸡、大豆、豆粕、毛大豆和玉米油、小麦、花生、乳清、棉花,以及几乎所有水果、蔬菜产品和许多加工产品的关税。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积极修复与部分拉美国家间的关系。一是与古巴关系实现正常化,美古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古两国改变了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立场,在政府层面通过日益密切的接触和协调,以对话、合作的方式重启双边关系。2014 年 12 月 17 日,美国和古巴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中删除。2016 年 3 月,奥巴马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二是修复与巴西的关系,试图建立美巴战略伙伴关系。随着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入、巴西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对巴西的政策。在贸易领域,尽管由美国主导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 对巴西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制,但美国表示,与巴西建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大门永远敞开着。为了表示美国对改善美巴贸易关系的诚意,2013

^①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ited States – Colombia Trade Promotion Agreemen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colombia-tpa>. [2024-05-15]

年6月，美国在时隔15年后再次向巴西开放牛肉市场。^①

2013年11月18日，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在美洲国家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承诺美国不再干涉其他美洲国家的事务^②。然而，“门罗主义”依然有回归趋势。奥巴马执政期间，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对委内瑞拉进行打压，旨在加大对拉美地区反美国家的渗透和干涉，助推拉美政局的变化。2015年3月9日，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关系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包括3名军方高官、1名情报官员、1名国企负责人和1名警方高官在内的7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这是委内瑞拉第一次被纳入制裁名单，也使其成为继古巴后西半球第二个受美国制裁的国家。^③

2. 特朗普政府时期

与奥巴马政府对拉美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受全球战略收缩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巩固“后院”和“边界”，形成了学界所谓的“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新门罗主义”指特朗普上台后承袭“门罗主义”思想，维护“美国人的美洲”，强调“美国优先”，以更加直接的经济等手段遏制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政策思想。^④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经济贸易政策总体上体现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特点，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实施制裁和提高关税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对外贸易政策呈现“一破一立”。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三天，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12月，由美国之外的11个成员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特朗普此举不仅令美国经济每年损失1310亿美元（约0.5个百分点的GDP增速），更会拖累其他成员国。除此之外，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排除在外的美国公司每年还将额外损失20亿美元收入。^⑤ 然而，这一决

^① 贺双荣：《奥巴马对拉美的政策调整：重塑美国在拉美的领导地位》，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6期，第24-27页。

^② 严谨、汪子涵：《“新门罗主义”登场》，载《世界知识》，2023年第24期，第22-25页。

^③ 刘威、王腾：《国际经济制裁：愈演愈烈》，载《中国外汇》，2016年第1期，第90-93页。

^④ 李庆四、邱龙宇：《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0-59页。

^⑤ J. J. Schott, “TPP Redux: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iggest Loser”,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tpp-redux-why-united-states-biggest-loser>. [2024-05-10]

定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核心承诺之一，旨在重新审视和调整美国的贸易政策，以使之符合其“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① 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北美自贸协定》从整体上有利于美国福利水平。通过构建多国、多行业李嘉图模型，对《北美自贸协定》的福利效应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得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实际工资分别上涨了1.72%和0.32%，美国实际工资上涨0.11%。从福利水平变化上看，墨西哥获益最多，福利水平增加了1.31%，美国的福利水平增加0.08%，加拿大的福利水平则下降了0.06%。墨西哥和加拿大均经历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贸易流量增长，对墨西哥来说贸易流量增长的福利效应超过了贸易条件恶化的福利损失，对加拿大来说情况相反；美国则同时经历了贸易条件改善和贸易流量的增长。^② 然而，特朗普对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心相当坚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际经贸诉求，后经过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短暂探索，国际经贸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透明度问题、贸易救济以及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内容，在客观上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③ 2017年5月18日，几乎在刚刚上任的第一时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Emmet Lighthizer）就将开启重谈的意向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其理由是“通过改善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进程来支撑美国国内的高薪就业机会，并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④。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生效，取代了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⑤ 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增加本土就业、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规则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的三大核心诉求。

① 王孝松：《美国重返 TPP 的动机和可能性分析》，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167-185页。

② L. Caliendo and F. Parro,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2, No. 1, 2015, pp. 1-44.

③ 王学东：《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缘起、发展、争论与替代》，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2+155页。

④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ustr-archives/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nafta>. [2024-05-15]

⑤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2024-05-15]

这三大核心诉求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美国优先”理念，隐含着回馈蓝领中下层这一关键选民群体以及获取商业利益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推进多边贸易安排重组、重塑于己有利的贸易格局的战略考量。^①

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稳步发展，美国对拉美出台了一系列合作倡议计划，旨在促进美拉经贸合作发展并遏制中拉经贸合作。2019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在白宫正式发布“美洲增长倡议”，宣布与除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3个所谓“独裁国家”之外的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该倡议框架下开展合作。“美洲增长倡议”为期10年，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能源部、国际发展署、贸易发展署、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共同参与实施；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机场、港口、公路，以及能源、通信、电子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②通过与拉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和实施技术援助等，帮助拉美国家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美国私人投资，实现西半球基础设施发展、能源安全供应、就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密集推出包括“美洲增长倡议”在内的各种“替代方案”，拉拢拉美国家选边站队，加大与中国的竞争态势；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法规、透明度、市场化、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拉经贸合作。^③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出于国内政治、地区安全意识形态和大国博弈等方面的原因，加大了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施压力度，于2019年1月公开喊出了极限施压的口号。在经济上，2017年8月25日，特朗普签署法令禁止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发行债券，禁止其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也禁止美国银行给二者提供超过一定期限的新贷款。2019年1月28日，美国正式对委内瑞拉石油部门进行大规模制裁，财政部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美国约价值70亿美元的资产予以冻结。2019年8月5日，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全部资产都被宣布冻结。^④与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古关系正常

^① 刁大明、宋鹏：《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考量》，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80-94+156-157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Growth in the Americas”. <https://2017-2021.state.gov/growth-in-the-americas/>. [2024-05-15]

^③ 郭语：《美国“美洲增长倡议”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20-32页。

^④ 黄忠：《试论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的极限施压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1期，第11-20页。

化不同，特朗普上台后大幅收紧对古巴政策。2017 年上台后，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古巴在金融交易、旅行、侨汇等方面的限制，并以古巴支持委内瑞拉左翼政府为由激活“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章，允许美国公民和法人就 1959 年古巴革命后被征收的财产提起诉讼，对古巴改善投资环境构成挑战。^①

3. 拜登政府时期

拜登政府期间，美国对拉美经贸政策的特点在于强调区域合作，同时促进供应链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

拜登政府启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打造美洲版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最早于 2022 年第九届美洲峰会上提出这一计划，涵盖投资动员、机构重振、清洁能源就业、供应链弹性以及可持续贸易五个合作领域。通过加强与拉美地区经贸合作，对冲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②“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共计涵盖了 10 个拉美国家，包括巴巴多斯、厄瓜多尔、墨西哥、智利、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多米尼加。2023 年 11 月 3 日，在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峰会上，拜登宣布了多项支持美洲地区发展的经济措施。其一是设立新的投资平台。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美洲投资公司（IDB Invest）将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投资平台，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成员基础设施现代化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融资。其二是推出新的“加速器计划”。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初始投资 500 万美元来启动该计划，支持和引导美洲卓越企业家的投资，加拿大也承诺额外投资 300 万加元。^③

从“近岸外包”到“友岸外包”，美国在拉美积极打造供应链安全体系。长期以来在产业金融化和制造业空心化的影响下，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供应链进口对国外依赖程度逐渐加深。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通过推行产业立法等各种方式积极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奥巴马和特朗普任期内均以重振美国制造业为重任，相继颁布《重振美

^① 杨建民：《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政策的变与不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3 期，第 159 - 166 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https://www.state.gov/americas-partnership-for-economic-prosperity/>. [2024 - 05 - 15]

^③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美国主办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峰会》，2023 年 12 月 15 日。<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5698.aspx>. [2024 - 05 - 15]

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等多个法案，力图扭转本国制造业衰败局面。在此期间，美国供应链政策重点突出“回流本土”的特点，即以从海外向美国境内转移为主。^① 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将拉美作为打造供应链安全体系的“试验田”，积极从“近岸外包”向“友岸外包”转变。“近岸外包”属于供应链领域专业术语，特指企业将业务外包给地理、时区和语言相近的邻国或邻近地区。^② 就地理条件而言，拉美是美国打造供应链安全体系的天选之地。拜登在首个为期 100 天的供应链审查项目中承诺，在国内无法生产某种关键产品的情况下将考虑与拉美等地区盟国开展合作。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框架下，供应链合作是美拉发展合作的重点。在 2022 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上，包括墨西哥、巴西等在内的拉美国家共同签署《全球供应链合作联合声明》。^③ 这体现出以价值观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外交政策出现合流迹象，以地缘政治经济为纽带的“近岸外包”进入决策者政策考量。“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另一个重点是与拉美国家开展“友岸外包”。与“近岸外包”相比，“友岸外包”力求突破供应链合作的时空限制，不再局限于墨西哥等美国周边国家，而是要辐射整个西半球，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所有与美国具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盟友都被纳入其中。^④

（二）未来定位和趋势

在拜登执政期内，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定位将继续注重区域合作、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可持续性。拜登政府已经启动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框架下五大重要领域的合作，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同时增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另外，拜登政府将继续推行“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战略，通过与墨西哥等邻国以及其他西半球盟友的合作，打造更加安全和多样化的供应链体系。这一战略不仅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等远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也能在地缘政治上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① 章婕妤：《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现状、动因和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2 期，第 56-67 页。

^② B. Piatanesi and J. M. Arauzo - Carod, “Backshoring and Nearshoring: An Overview”, in *Growth and Change*, Vol. 50, No. 3, 2019, pp. 806 - 823.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 Supply Chain Ministerial”. <https://www.state.gov/supply-chain-ministerial/>. [2024 - 05 - 15]

^④ 章婕妤：《从“近岸外包”到“友岸外包”：美国在拉美打造供应链体系？》，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6 期，第 58-60 页。

2024年5月14日，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赢下2024年总统选举马里兰州民主党初选和共和党初选。这意味着，共和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的有力竞争者。因此，结合特朗普的执政特点，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可能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政策延续性和变化。美国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新门罗主义”政策，强调“美国优先”，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实施制裁和提高关税等手段，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经济贸易政策总体上体现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会在其新的执政期间继续强化。二是战略重点调整。美国更加注重通过经济制裁遏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与拜登政府相比，新一任政府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通过施加更多经济压力来限制拉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同时加强与拉美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三是外交手段变化。美国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手段，进一步打压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左翼政府，同时巩固与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四是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将优先考虑国内经济利益，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就业增长，这可能会影响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投入和合作深度。新一届政府可能会更加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减少对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依赖，转而通过双边谈判和协议来维护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三 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的影响

美国对拉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体现在强化经贸领域合作，这将对拉美和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也将对中国经济和中拉合作带来冲击。下文拟构建全球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从三个方面量化模拟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美墨加协定》带来的影响。《美墨加协定》作为已经生效实施、包含了美国与墨西哥的美拉关系调整的重要协定，有必要分析其经济影响。第二个方面是“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及美拉经贸合作深化的影响。作为美洲版“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拉经贸合作发展将对世界经济带来重要影响。第三个方面是中美拉合作关系调整的经济影响。在美拉合作的基础上，引入中美竞争博弈及其带来的中拉经贸关系变化，分析其产生的效应。

(一) 模型、数据和参数校准

以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为基础, 构建涉及多个国家的数值模型系统, 量化分析中国—美国—拉美战略关系调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包含 M 个国家的经济系统, 设定每个国家生产 N 种产品, 国家拥有 T 种生产要素禀赋。

生产结构方面, 使用具有嵌套结构的 CES 生产函数:

$$Q_i^l = \phi_i^l \left[\sum_s \delta_{is}^l (F_{is}^l)^{\frac{\sigma_i^l-1}{\sigma_i^l}} \right]^{\frac{\sigma_i^l-1}{\sigma_i^l}} \quad (1)$$

其中, i 代表国家, l 代表行业, s 代表生产要素。 Q_i^l 是国家 i 的 l 行业产出, F_{is}^l 是国家 i 的 l 行业生产中对要素 s 的需求, ϕ_i^l 为国家 i 的 l 行业生产的规模参数, δ_{is}^l 是国家 i 的 l 行业生产中要素 s 的投入份额参数, σ_i^l 是国家 i 的 l 行业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产出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求得具体的要素投入需求。

消费结构方面, 引入 CES 效用函数:

$$U_i(x_i^l) = \left[\sum_l \partial_{il}^{\frac{1}{\sigma_i}} (x_i^l)^{\frac{\sigma_i-1}{\sigma_i}} \right]^{\frac{\sigma_i-1}{\sigma_i}} \quad (2)$$

其中 x_i^l 为 i 国对 l 产品的消费需求, 其中包含对国内产品及国外产品的需求, ∂_{il} 为 i 国对 l 产品的消费份额, σ_i 为 i 国消费替代弹性。在阿明顿假设成立时, 消费结构及产品属性具有异质性, 因此在 (2) 式基础上引入产品异质性:

$$x_i^l = \left[\sum_j \beta_{ij}^{\frac{1}{\sigma_i}} (x_{ij}^l)^{\frac{\sigma_i-1}{\sigma_i}} \right]^{\frac{\sigma_i-1}{\sigma_i}} \quad (3)$$

其中, β_{ij} 是 i 国进口 j 国产品占 i 国总消费的比重, σ_i 是国家 i 对不同国家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 x_{ij}^l 表示国家 i 对国家 j 生产的 l 产品的消费需求, 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贸易行为, 则 $x_{ij}^l = 0$ 。引入价格机制:

$$pc_{ij}^l = (1 + t_i + N_{ij}) p_j^l \quad (4)$$

其中, pc_{ij}^l 是国家 i 消费 j 国生产的 l 产品的消费价格, p_j^l 表示 j 国生产的 l 产品的生产价格, 国家 i 的进口关税率为 t_i 。关税壁垒具体表现为进口税, 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将进口税转嫁给消费者, 用 R_i 表示国家 i 的进口关税收入 (5) 式; 非关税壁垒则不会产生关税收入, 但是非关税壁垒引致的贸易成本将全部转移给市场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具体表现为 (6) 式:

$$R_i = \sum_l \sum_{j, i \neq j} p_j^l x_{ij}^l t_i \quad (5)$$

$$NR_i = \sum_l \sum_{j, i \neq j} p_j^l x_{ij}^l N_{ij} \quad (6)$$

R_i 表示关税壁垒成本, NR_i 表示非关税壁垒成本, 同时 N_{ij} 表示非关税壁垒率。这样就将关税以及非关税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化引入模型系统。

均衡条件下, 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出清、全球贸易出清, 以及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零利润条件、所有市场同时出清的条件共同决定模型均衡。

表 1 主要数据和参数值的来源

数据指标	详情	来源
国别间的投入和产出数据	直接获得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 (WDI) 数据库
制造业产出	1 - 非制造业产出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非制造业产出	农业、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以及中间品和劳动的投入	资本/GDP 的比重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劳动要素的投入	劳动收入 (工资)	国际劳工组织
双边贸易	直接获得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贸易成本	计算获得	借鉴 Novy (2013) 的方法*
进口关税	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	WTO 统计数据库
非关税壁垒	贸易成本减去进口关税税率	计算得到
消费替代弹性	效用函数中不同产品的消费偏好替代弹性	来自其他文献**
生产要素替代弹性	生产函数中不同要素的替代弹性	来自其他文献**

注: * 参见 D. Novy,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 in *Economic Inquiry*, Vol. 51, No. 1, 2013, pp. 101 – 121; ** 参见 J. Whalley and L. Wang, “The Impact of Renminbi Appreciation on Trade Flows and Reserve Accumulation on a Monetary Trade Model”, in *Economic Modelling*, Vol. 28, No. 1 – 2, 2010, pp. 614 – 621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绘制。

以 2018 年真实世界经济数据建立基准数据集以校准和构建数值模型系统。数值模型包含 26 个国家/地区, 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巴林、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数值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包括劳

动力和资本，行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见表1）。

（二）《美墨加协定》的经济影响

《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谈判并已经正式生效的贸易协定，涉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是美国对与拉美重要国家墨西哥经济关系的调整。具体量化模拟中，我们设定在《美墨加协定》下三国关税都降为0，非关税壁垒下降30%，进而量化模拟分析该协定的经济效应。我们重点关注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进口、贸易以及社会福利（以等价变动EV占GDP的比重来度量）等指标的影响。

模拟结果发现，《美墨加协定》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都将带来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墨西哥的收益最突出，加拿大收益其次，美国的收益略小，社会福利上美国将有一定程度的受损。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上，该协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社会福利会受损，整体上的影响程度较小。对于其他非成员国家，大多数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部分国家也会受益，取决于不同国家与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关系。在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上，全球GDP将增加0.171%，全球贸易将增长1.186%，社会福利将提高0.061%，说明区域贸易自由化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可见，《美墨加协定》将促进和深化美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

表2 《美墨加协定》的经济影响 (%)

国家/地区	GDP	出口	进口	贸易	EV/GDP
中国	0.018	0.077	-0.071	0.010	-0.033
美国	0.088	5.833	1.115	2.358	-0.054
巴西	0.099	0.062	-0.060	0.026	-0.091
墨西哥	2.926	4.889	9.138	6.951	1.645
秘鲁	-0.013	4.547	-0.216	3.010	-0.119
智利	-0.005	-0.094	-0.169	-0.120	-0.118
欧盟	0.076	0.168	-0.086	0.043	-0.041
日本	-0.047	-0.043	-0.168	-0.101	-0.025
韩国	-1.046	1.231	16.188	7.494	5.098
加拿大	1.803	4.318	6.944	5.549	0.493
印度	0.016	0.228	-0.128	0.042	-0.061

印度尼西亚	0.135	-0.186	0.048	-0.101	-0.146
澳大利亚	0.007	-0.278	-0.093	-0.209	-0.040
马来西亚	-0.026	0.092	-0.099	0.021	-0.151
新西兰	-0.004	2.658	-0.085	1.557	-0.054
菲律宾	-0.011	1.935	-0.021	1.061	-0.033
泰国	0.132	0.475	-0.021	0.274	-0.177
俄罗斯	0.608	1.355	0.545	1.151	-0.312
新加坡	0.238	0.625	0.039	0.392	-0.144
越南	0.446	1.889	0.249	1.185	-0.063
巴林	-0.021	0.193	-0.104	0.076	-0.201
文莱	-0.014	-0.336	-0.066	-0.271	-0.049
科威特	-0.006	-0.480	-0.129	-0.419	-0.124
卡塔尔	-0.005	4.719	-0.089	4.106	-0.051
沙特阿拉伯*	-3.00E-04	1.904	-0.130	1.387	-0.056
其他地区	0.386	0.718	0.405	0.556	0.158
世界	0.171	1.186	1.186	1.186	0.061

注：* 沙特阿拉伯进出口贸易虽然受到协定的影响显著，但能源价格会随着贸易量的变化而变动，故而经济总量受到的影响很小。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整理绘制。

关于《美墨加协定》对中拉和美拉贸易的影响，通过加总中国和拉美所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以及美国和拉美所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可计算协定对中拉和美拉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墨加协定》将促进美国对拉美的出口增加 2.415%，进口增加 17.645%；但中国对拉美的出口将减少 0.264%，进口增加 0.677%。因此，《美墨加协定》提升了美拉经贸关系，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拉贸易依赖程度。

（三）“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及美拉合作深化的经济影响

拜登政府提出并启动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建设，同时美国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提升了美拉经贸合作，下面进一步量化模拟这些变化的经济效应。假设美国与拉美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税降为 0，且非关税壁垒均下降 30%，用反事实模拟其经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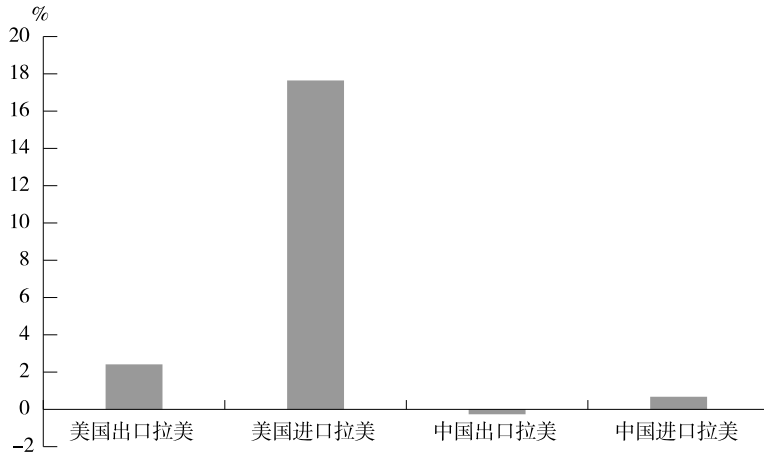


图5 《美墨加协定》对美拉和中拉贸易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绘制。

模拟结果发现，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出口、进口、贸易和福利都得到提升，比较而言，拉美国家的受益更加突出，包括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美国的受益也较为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 0.135%，出口将增长 6.53%，进口增长 1.778%，且社会福利提高 0.0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将略有增加，可能是美拉贸易开放的溢出效应，但中国进口、总贸易和社会福利都将受损。其他非成员国家多数都有受损，但部分国家会受益；世界整体经济、贸易和社会福利都会改善，将分别提高 0.206%、1.451% 和 0.085%。

表3 《美墨加协定》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联合经济影响 (%)

国家/地区	GDP	出口	进口	贸易	EV/GDP
中国	0.018	0.069	-0.099	-0.008	-0.044
美国	0.135	6.530	1.778	3.030	0.020
巴西	2.527	3.952	10.051	5.766	-0.811
墨西哥	2.963	5.220	9.821	7.453	1.896
秘鲁	-0.426	14.360	7.938	12.288	3.257
智利	-0.466	8.689	7.460	8.265	3.138
欧盟	0.080	0.171	-0.082	0.046	-0.042
日本	-0.113	0.005	-0.244	-0.110	-0.013
韩国	-1.153	1.330	16.092	7.511	5.137

加拿大	1.828	4.292	6.936	5.531	0.469
印度	-0.109	0.357	-0.283	0.022	-0.033
印度尼西亚	-0.265	0.184	-0.264	0.023	0.195
澳大利亚	0.003	-0.310	-0.058	-0.216	-0.026
马来西亚	-0.384	0.418	-0.166	0.200	-0.007
新西兰	-0.004	2.634	-0.041	1.560	-0.029
菲律宾	-0.010	1.907	0.057	1.080	0.051
泰国	-0.173	0.755	-0.134	0.394	0.011
俄罗斯	0.411	1.557	0.328	1.247	-0.225
新加坡	0.030	0.814	-0.026	0.480	-0.083
越南	0.214	2.111	0.196	1.289	0.028
巴林	-0.057	0.226	-0.168	0.071	-0.356
文莱	-0.006	-0.435	0.016	-0.327	0.084
科威特	-0.007	-0.518	-0.125	-0.450	-0.121
卡塔尔	-0.007	4.652	-0.098	4.046	-0.057
沙特阿拉伯	-3.28E-06	1.876	-0.149	1.361	-0.066
其他地区	0.391	0.709	0.411	0.555	0.167
世界	0.206	1.451	1.451	1.451	0.085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绘制。

在对美拉和中拉贸易的影响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及美拉合作深化将使美国对拉美出口增长 6.937%、进口增长 22.551%；中国对拉美出口将下降 2.729%、进口将提升 0.983%。说明美国通过战略调整拉拢拉美，将在经济和贸易上加深拉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同时不利于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

（四）中美拉合作与博弈关系调整的经济影响

进一步量化模拟中美竞争博弈及美国对拉美的拉拢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设定《美墨加协定》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同时生效，中美竞争博弈使双边关税提高 20%，而美国对拉美的拉拢导致拉美国家对中国的非关税壁垒增加 20%，进而反事实模拟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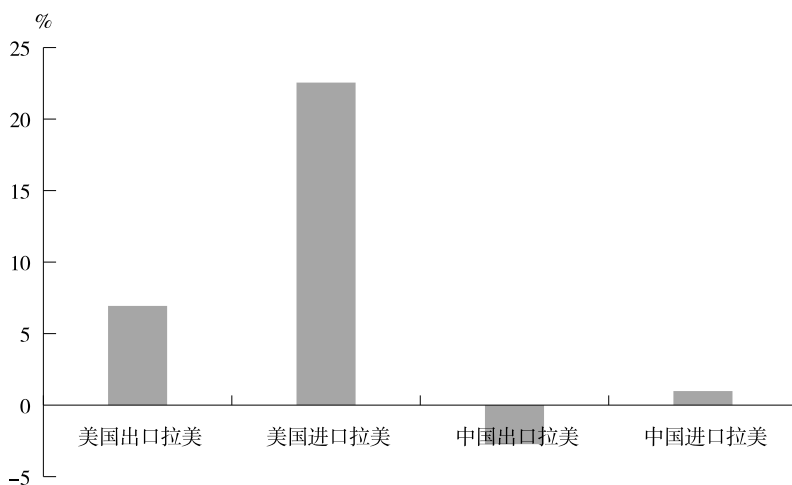


图6 《美墨加协定》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对美拉和中拉贸易的联合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绘制。

模拟结果发现，中美博弈竞争下，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都会受损，但中国的受害更大，且中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受到负面冲击；美国亦不能独善其身，即使加强了和拉美的经济联系，但其经济和贸易同样会受到负面冲击。部分拉美国家能够受益，但多数国家在中美博弈及与中国的博弈中会受损，得不偿失。其他国家的受益或受损情况存在差异，世界整体经济也会受到损害，全球GDP将下降0.44%，贸易下降0.468%，社会福利下降0.012%。

表4 中美拉合作与博弈的经济影响 (%)

国家/地区	GDP	出口	进口	贸易	EV/GDP
中国	-2.945	-5.836	-5.858	-5.846	-0.366
美国	-0.373	4.458	-2.884	-0.950	0.015
巴西	4.211	0.764	8.818	3.160	-1.749
墨西哥	2.225	5.821	6.697	6.246	1.371
秘鲁	-0.678	13.233	4.062	10.274	2.727
智利	-0.548	7.247	3.004	5.784	2.106
欧盟	-0.339	-0.210	-0.319	-0.264	0.035
日本	-0.054	-1.150	0.271	-0.492	0.104
韩国	-0.967	-0.396	16.663	6.746	5.368
加拿大	1.399	4.481	7.088	5.702	0.882
印度	0.675	-1.146	1.132	0.046	-0.027

印度尼西亚	2.859	-3.577	2.855	-1.262	-2.031
澳大利亚	-0.034	-2.169	0.431	-1.196	0.188
马来西亚	2.022	-2.643	0.788	-1.361	-0.210
新西兰	0.019	1.239	0.370	0.890	0.242
菲律宾	0.004	1.129	0.102	0.670	0.132
泰国	1.861	-2.089	1.142	-0.779	-0.569
俄罗斯	1.666	-0.821	2.405	-0.007	-0.564
新加坡	1.220	-1.217	0.692	-0.458	0.042
越南	1.641	-0.207	1.175	0.386	0.387
巴林	0.013	-0.473	0.089	-0.252	0.210
文莱	0.222	-0.687	0.741	-0.345	1.399
科威特	0.030	-1.685	0.437	-1.316	0.447
卡塔尔	0.012	4.090	0.380	3.617	0.212
沙特阿拉伯	-3.34E-06	1.016	0.369	0.852	0.142
其他地区	-0.202	0.070	-0.232	-0.086	0.263
世界	-0.440	-0.468	-0.468	-0.468	-0.012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绘制。

在中美拉合作与博弈的背景下，美国与拉美的贸易将大幅提升，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将大幅下降。具体来说，美国对拉美出口增长 7.762%，从拉美进口增长 24.817%；中国对拉美出口下降 8.838%，进口下降 16.428%。可见中拉贸易将在一定程度上被美拉贸易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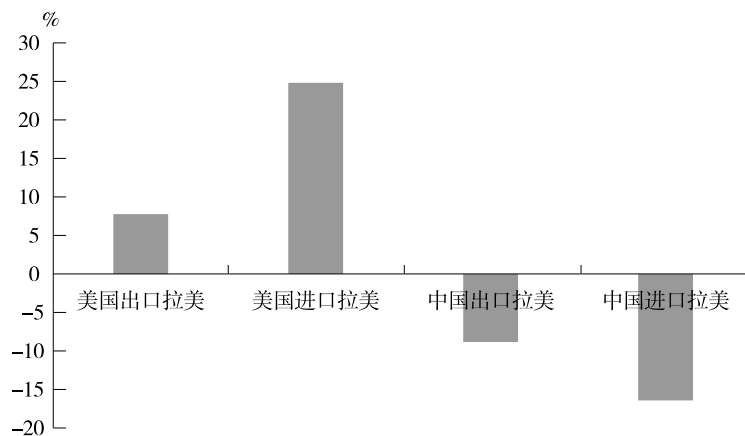


图 7 中美拉合作与博弈对美拉和中拉贸易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绘制。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对拉美经济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美国与拉美经贸关系呈非对称性。美国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拉美对美国的经济依附程度较高。尽管美国不同执政党在不同时期对拉美经济战略进行了调整，但其本质依然是维护“美国优先”的理念，通过经济手段确保拉美在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侧重于通过多边合作和经济援助来改善美拉关系，强调“睦邻政策”，并推出了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贸易协议，试图通过经济一体化和规则制定来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则体现了“新门罗主义”特征，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和实施制裁等手段维护美国经济利益；拜登政府则更加注重通过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合作来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在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拉美地区成为美国争夺的重要区域。美国试图通过加强与拉美的经济联系和战略合作，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不同量化情景下，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相较于《美墨加协定》、“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及美拉合作深化这两种情景，整体上中美拉合作与博弈关系调整这一情景“损人不利己”，且不利于全球经济。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拉美地区应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加强内部市场的联结与合作，提高对外部经济依赖的抵御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区域内部的经济韧性，也能在面对大国竞争时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努力拓展多元化的经济伙伴关系，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通过积极发展与欧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经贸关系，降低大国博弈带来的经济风险。借助美国推行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战略，提升本地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自主性。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中国应积极参与和支持拉美地区的多边机制和区域组织，如拉美经委会等。通过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增强与拉美国家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加强与拉美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通过建立高效、稳定的供

应链体系，增强双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拉美国家的金融支持。提供低息贷款和融资工具，帮助拉美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第三，美国迫使拉美与中国“脱钩”的战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损人”且“不利己”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产业结构高度互补，良好的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从产业来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全的产业门类体系，并且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规模需求。执意“去中国化”这一行为只会损害美国福利，为了遏制中国而采取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等行为也会给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应该努力与中国“求同存异”，实现在拉美地区的合作共赢。

(责任编辑 王 帅)